



小子語類

卷三

總論
周書

13
2939
32



日 13
2939
82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三

孔子周程

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若無箇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主，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文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一程，亦不得。

去五味均平藏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不許多不

得一白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

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賈節

戰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

可為衆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

夫子度量極大與筮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

如堯容四凶在朝必大〇个傑錄云堯容四凶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

君不見用只得且德地做銖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

事只恐權柄不在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

符行近温左氏傳見定哀時致有可做起事問固是聖

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

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

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

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學

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

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

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

欲有為也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

廢君臣之義至于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

是但未須說急于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
久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
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
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為
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
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
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木
某嘗疑誅少正卯無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奪夫子之道
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
故有一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間不足信事如
此者甚多個
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恋恋其國久而不去

不知是何意不可曉大必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
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壽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
末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
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浩○楊錄云
自周後氣薄
聖賢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須稍加
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顏
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
參政修
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

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此力去，做始得廣。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真是才，其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學可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現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難。此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難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正當，細看不得。推

才仲問顏子因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只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賀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輝○謨○錄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不獨性情也。處事接物動止應酬皆是着工夫處。

可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敘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此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備。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操筆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

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
是甚麼樣剛毅孫賀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
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
立不住淳

問若使曾子為邦此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
子亦大故有方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問明道比
顏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德明

曾點開闢濼雕開深穩振
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

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
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木梁
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不掩卒歸
於狂儒用

曾子真積方久
曾子說話盛水不漏仲敏
曾子太深壁立萬仞振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
之傳此是木体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
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
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
尤可見殺士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
入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
教父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曾問子貢之學無傳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
想大故長進個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節

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如子夏之門人與喪致中哀而止。廣

子張過高子夏窄狹端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

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幾
儒亦是此意蓋其未流必至是也個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
也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
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惠子路是
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
都實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
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個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極尊敬子路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大是就渾淪博是就該貫
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問如
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
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

學得至

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此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

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若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年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備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淳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記

字上有東南西北字○節

鄧子禮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
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閉人
恁地提撕覺尚有多少病痛孫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
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
湏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湏
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夔孫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懇深密端蒙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
毅一府皆頌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整氣象可想矣夫道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
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為禪學其諸子皆學佛可
學云濂溪書具存如大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
學老佛而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錄公
問李昉云汝還知此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說全與濂溪
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此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
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足怪程大中獨知之曰然
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
理推廣之耳但不知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
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學可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
中林之志則以為襟袖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好人舉橫渠祭太中第云：父子參點，又祭明道女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為卿相大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誤。富公嘗問韓公：一家氣象如何？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敘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政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明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

要如何作德明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此字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踐踐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樂如何著得書德

輔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苗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濂溪靜一明道敬子方

明道說話渾淪教高學者難看程子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方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又

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關人

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

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

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

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憊

注揚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

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

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

著着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

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

山許多詩甚好義剛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

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

却不能到輝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太故以

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明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

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

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

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淳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

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人處古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

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

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

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

着循續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眩露無含蓄學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怠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

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

益加操守方是不足以此自怨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議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

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

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理會了古人謂居喪

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

會會孫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

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揚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章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揚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徇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荆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皇夔稷契伊傅之臣

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義剛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軟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

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
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
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
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大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
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
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
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
讀其書而以早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
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
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
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

事物之間分別太甚則有脩飾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
非所以求盡心也備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說過湖南
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方

居仁謂伊川顛預語是親見與病叟書中說方

伊川告誦如此是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壞一賤之雜也
謨

程先生傳甚備見徽廟實錄呂伯恭撰振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
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
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

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
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張子

橫渠將這道理擡弄得來大後更奈何不下大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揆燈詩甚敏
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閱西人語言自如此孫賀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
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語不知好古敏以
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源
用秤傳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
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見不費安排事事上
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

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
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雜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
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張橫渠傳當時人推范純夫作見神宗實錄揚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端蒙程張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錯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

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
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於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

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
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

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董用工者近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頭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孝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雅

閻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語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語儘高那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太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閻丘曰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幸在鬼神因植其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掩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

今日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理

語類卷之九十三終

Faded text from the revers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original text.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書

太極圖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微開了引教長一畫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个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

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本極盖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

理耳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

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

語類卷之九十四

只言無極之真，真便是太極。替無極而太極，蓋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端蒙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備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強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便是一箇闢闔自其闢闔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護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

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極無窮，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氣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學？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大？一太極字，即端蒙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大一作無聲無臭之妙也。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即是太極。否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海

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不正
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着
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
自家私着一字不得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
太極本無極要去說中看得這箇意此方得公只要去
討他不是處與他闘而今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
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劉曰要得理明不得不知此
曰且可去放開胃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歎否
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
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
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

以君臣父子為幻妄節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
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
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
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
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
而動開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兩儀是
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
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
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
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太闢闔

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物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當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蒼白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

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不盡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錄列此

舜齋論太極云：陰陽便是太極，曰其解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離乎陰陽而言耳。此句當看

今於其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本極又問無極而太極
因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是見其自太極未今日而則只
是一理無極而太極言無能生有也其問自陽動以至
於人物之生是一時俱生且如此說為是即次如此曰
道先後不可然亦須有即次康節推至十二萬八千
云云不知已前又如何太極之前須有世界未正如昨
日之夜今日之晝耳陰陽亦一木闔闢也但當其初開
時須昏暗漸漸乃明故有此即次其實已一齊在其中
又問今推太極以前如此後去又須如此曰固然程子
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語見得分明今高山上多有
石上蟪蛄之類是低處成高又蟪蛄生於泥沙中今乃

在石上則是柔化為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又問明道
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
截字真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
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止說在上在下便成兩
截矣可學

李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
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無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
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
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如皇極亦
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不是
移過那邊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湊到這裏又指屋
極曰那裏更沒去處了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

為而為之如何曰他說差道理不可將初見便把做定
伊川解文字甚縝密也是他年高七十以上歲見得道
理熟呂與叔言語多不縝密處是他不滿五十歲若使
季高看道理必煞縝密

太極無方所無形体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
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
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或錄云動靜是太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
但靜亦太極之體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無形而有理
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
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
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
自体認管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
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
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
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
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
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
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
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
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
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
動又從上面靜生下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
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

語類 卷之十四

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字古往今來，曰：宙，死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許多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候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節品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克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

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未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孫賀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謙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廣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折開說寓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理在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為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洽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寓

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於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此意可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

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者耳
端蒙

某常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時又屬陰了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本
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
動搖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
理及搖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梁文叔云太極無動靜而言曰不是無動靜太極有動靜
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
極只是一箇大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歛藏於未發之時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
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問未有一物之

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
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
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後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
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
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
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

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此可見端蒙

國秀說太極曰公今夜說得却似只是說太極是一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解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推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今日

一晝過了便是迨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且把今日連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賀孫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此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下理自上推而下未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

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可幸

太極動而生陽陽變陰合自有先後且以人之生觀之先有陽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內陽

之為也

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為陰膏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通書聖學章一便是太極靜虛動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太抵周子之書才說

起便都貫索太極許多道理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蕩，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

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理，動靜問如此則

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則却成一不，不當尖斜太極。

鄭仲履云吳仲方疑太極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之說，太極意謂動則俱動，靜則俱靜，曰他都是胡說。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

至蔣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者堅者皆可見。橫者則左陽而右陰，豎者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絀絀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動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

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謹

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後動靜便分曰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可學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入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其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入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廣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可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入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入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亦與之一出

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幾也 錄

周貴卿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是閃換子踏着動底機便挑撥得那靜底踏着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義

動靜者所乘之機机言氣機也詩云出入乘氣机端蒙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又須是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仲敬

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实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

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蒙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入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譬相似譬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譬後池本作天外雙孫錄作四邊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太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雙孫錄云謂這地浮在氣上這也說得好義剛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錄其體尚虛其成

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德明厚之間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學可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太槩閑祖錄土是地之形質

是問太極兩儀五行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是質又如入竟是是氣體魄是質是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兩儀五行却是子在母內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之

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自本自為頭已前更無意思
八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
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
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端蒙

元亨利貞



貞利
元亨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一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
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
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
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滾說義剛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
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可

或問圖解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則太極之全體但
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殊

或問太極圖五行之中又各有五行如何曰推去也有只
是他圖未說到這處然而他圖也只得道這處住了
其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
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
合而成性也賀孫曰或錄云真理也精氣也
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
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無極是理二五是氣

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渣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之甚者爾謨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談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關不窮

之妙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縈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賀孫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蒸地作結成兩箇人後
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
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
兩箇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變化出來楞嚴經
後面說太劫之後世上人都死了無復人類却生一般
木穀長一尺餘天上有仙人下來喫見好後只管來喫
喫得身重遂上去不得世間方又有人種此說固好笑
但其因此知得世間却是其初有箇人種如他樣說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朱底形生却是有此
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義剛
問氣化形化曰此是摠言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
耳

或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
主翕凡歛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
陽為之也家端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
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
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
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
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淨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
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
性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去偽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知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行之性此問似欠分別節高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何不曰仁義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說當初某看時也疑此只要去強說又說不得後來子細看乃知中正即是禮知無可疑者時舉

直御
端蒙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闕但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美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錄

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實且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無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恁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

語類

卷九十四

聖人言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
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
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大抵天地
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
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
律呂則又重濁為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
之羽最後誤

問中即禮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於四德屬貞智要正可
知是非之正為知故通書以正為知節
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
不喚做智了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淳○

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
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為用義為體若以
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為體義為用太
抵仁義中又各自有體用可學

中正仁義一節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
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
是統仁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上
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
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身之始身是元之盡利是貞
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謨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正字義字却是體中仁却是發用
處問義是如何曰義有箇斷制一定之體又問仁却恐

是體曰隨這事上說在這裏仁却是發用只是一箇仁

都說得備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

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必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

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

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

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

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

沉默中便有個言語底意思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分屬

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

已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

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

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

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

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以歇便精

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

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

後義剛

周貴卿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先生曰如那克處便

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那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

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曰如何恁地亂說今日且粗

解則分分有精神且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却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見得動德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般但是主靜義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剛厚○義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

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
中正即當然之定理仁則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身仁是元德明○今欲皆謂發用及之處

問太極主靜之說是先靜後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未靜謂如環無端互為其根謂如在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渾淪未判之前亦須會明盛一番未只是這道理層層流轉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未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推而上之沒理會處苗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聽

言類
卷之十四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德明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

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李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

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

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明德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

之人曰此承上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

數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

立人極又問此恐非中人以下所可承當曰二程教學

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方

耳久之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只是

自不肯服耳子襄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則同而其意似有異曰

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今定周字

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太抵以靜為主如禮先而樂

後孫贊

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

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氣靈

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

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亦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

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

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

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

五言
卷之十四

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端蒙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
靜端蒙

林問太極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
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
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
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
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
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到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
以為不可改交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
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

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
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
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
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
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
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
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
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廣

濂溪著太極圖其若不分別出許多節次未如何看得未
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人傑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
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
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
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
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能融暖無非是天
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
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欄他
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只是太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
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

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
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
是說得有詳畧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
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
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
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
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
滾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
者善是流行出未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
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

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歛冬藏千條萬穗自各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入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季生之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未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

未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段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為聖所以為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

義副

時紫芝亦曾見尹和靖未嘗注太極圖不知何故渠當時

所傳圖本第一箇圈子內誤有一點紫芝於是從此起
意謂太極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凡百說
話揚

通書

周子留下大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
得通書而始明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大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
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着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
看箒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此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
得密語孟說得較濶子方
通書覺細密分明論孟又濶高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

已銖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
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
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
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
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
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人傑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
為父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
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未千派萬別只是這箇

語類

卷九十四

十一

是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植

是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知言云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如何

曰知言只是說得一段文字好皆不可曉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三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楊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着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

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華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天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天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節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

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

成性為曰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

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未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

生氣也時舉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

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
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久則
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
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向曰明道此言
却只是就上說耳時舉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
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亦
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氣字是流行到這裏來這
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
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
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
氣去蔭氣字是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他字又

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以是一事之元亨利
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節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
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
作四可學

利貞誠之復乃回復之復如入既去而回在物歸根復命
者也不遠而復乃反復之復反而歸其元地頭也誠復
就一物一性一木看得復善則如一物截然到上面窮
了却又反歸到元地頭誠復只是就去路尋得舊迹回
來因論復卦說如此更詳之俟他日問。端蒙

誠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体地盤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入牒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可學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下事而首尾相
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
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誠幾德

通書誠無為章說聖賢神三種人
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
其本體則无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

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

先祖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者這實理所謂寂
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賀孫

曾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
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

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

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卓
漁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

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
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
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

知至知至而意識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
 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魚火牛自止不住寓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
 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假脩為安而全
 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
 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
 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
 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以不親恐懼乎其所以
 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
 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



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
 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道夫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
 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
 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
 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
 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
 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輕重賀
 或舉李通語通書誠無為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
 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
 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

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
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
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
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道

人傑問李通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
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看善惡字如
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
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
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
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

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
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
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惡人傑

問若是未發時便是都無事了如何更有幾二者之間其
幾甚微莫是指此心未發而言否曰說幾時便不是未
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未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
教自欺又問莫是說中毫不謹則所發流於惡而不為
善否曰只是說心之所發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
人心下自是有兩般所以要謹謹時便知得是自慊是
自欺而不至於自欺若是不謹則自慊也不知自欺也
不知義則

或以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為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

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又謂是無惡字

節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樂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直柳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變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及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終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婿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處人錄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那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端蒙

語類

卷九

性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
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微幽也言
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
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
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
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
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
橫渠謂一故神而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
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
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
神應故妙準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端蒙
幾善惡言眾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
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
是幾幾在誠神之間端蒙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
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時在人識之爾寓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
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只是通也幾却只
在起頭一些子祖關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

者便是直脚云通書言主靜審凡謹獨三者循環與子而
 問誠精故明子夜氣平自之氣盡日所為相似方子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
 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履踐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
 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
 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
 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得倒了人傑
 安卿問神誠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
在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淳錄云在然
 緊要處在幾砥同

慎動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猶言合也

若看做道德頭自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可學
 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為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
 有熟而不喫力之意人傑

師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學可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
 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
也作焉偽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
 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
 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
 意苗

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疑善惡
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四象不
知如何曰更子細讀未好便疑凡物皆有兩端如此扇
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
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
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
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二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
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問前輩以老陰老陽為乾坤又
分六子以為八卦是否曰六子之說不然寓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
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
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

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
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過
而改故耻為重備

思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
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
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
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
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才故地思
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

語類

卷九十四

四

思而便通耳時舉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塊然無思撥着便轉恁地時聖人只是箇發子說無思

節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思一章幾机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

上文傑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

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

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志學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

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

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

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

者太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備

實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

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太抵古人之學本

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此所以治國

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

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

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

魯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

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
 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
 若如此說即是孔顏曾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
 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
 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
 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
 邊事今世又有二般人只道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
 涵養去亦不是湏是一理會去名德明。耿
 實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
 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
 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
 舉而措之天下又湏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

然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
 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
 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
 之却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
 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
 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
 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
 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
 教你恁地未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
 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
 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

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
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
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
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個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
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
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入言之語則不黑
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

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
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
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
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
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
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
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
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
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

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大陽根
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
艮終云植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
是屬動然動却未嘗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未嘗
那神不得蓋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動靜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
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
謂物者不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
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

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回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
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
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
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
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又問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
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云云先生
曰文字不可泛看須是逐句逐段理會此一段未透又
去看別段便鶻突去如何會透徹如何會貫通且如此
段未說理會到十分亦且理會七分看來看去直至無
道理得說却又再換一段看踈略之病是今世學者通
患不特今時如此前輩看文字蓋有一覽而盡者亦心
只是無究竟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

大經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
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
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寓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
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為一截
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貞誠之通注下自五而
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
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直卿云自易說元亨
始發出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
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傑人

樂上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
和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頌是二四六八周子只是二
四中添一土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周
子之說也可學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
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
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心耳問胡安定樂如
何曰亦是一家幹

聖學

問伊川云為王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為要一者無欲
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足認當時聖賢之意不
親切或有誤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若無欲

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此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須似費力不知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以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問一是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淺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抗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者動直難者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未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慈地做又不要慈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欲端榮

或問聖可學乎云云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

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着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六只是說箇太察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能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本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質孫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絳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

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
明通公溥而統于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
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兩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
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亨
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
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末萬
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
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
攸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
溥者公之極曰亦是如後所謂誠立明通意文別彼處
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
溥

安卿問明通公溥於四象易配曰明者明於巳水也正之
義也通則行無窒礙木也元之義也公者公於巳火也
亨之義也溥則物各得其平之義金也利之義也利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意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
靜

問履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
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者只是依春
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
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個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
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
處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

處吉凶者未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
惡向善意如曰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如迷復字意否是
未至於惡只言吝漸漸到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
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
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
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
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惡配
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
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
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
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

氣數盛衰亦恁地光到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
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底
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
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漢至宣帝以後
便一向衰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國
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

理性命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匿靈弗瑩言彰與微通靈乃能
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
短則善則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一氣五
行以十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个事中自有難曉底

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端蒙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摠而言之只是陰陽節節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端蒙

是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憐地之無不持載正是一箇太極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

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太德敷化是那太底太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顏子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六一之意去偽

語類

卷九十四

四

杜旂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
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
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教子裏如莽狂相似只是自不覺
浙間只是權論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
害不小其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且夕便死只與諸君
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節

勢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
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
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
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然

文辭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
載道之文而入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
為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
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
已虛車也端蒙

聖蘊

或問談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
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
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
之氣謂之發者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
之發也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蘊漢看易却須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

多蘊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許多道

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

如衣救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

畫出未未初

許多事到文王孔子推得出來而其

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多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

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夷惠曲折便是

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而儀而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

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乾損益動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節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

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益者蓋以解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

第二句言損益者蓋以解

第一句若要不怠須著去忿怒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而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個

蒙良

問良其背背非見也曰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展禮不接心術良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良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身四體皆

動惟背不動所當止也看下文良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入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所以云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也

砥○寓錄

問良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感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解良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面止良其止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其良其止句解良其背一句良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不及却好不知止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肯不動有止之象良其特是止於所當止之地
不獲其自_少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
理也不且肯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道理寓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作為便不
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導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
不接曰即是這止淳

後錄

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
止於寡欲而已又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
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
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
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

者端蒙

誠立明通立字輕只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
知天命以上之事端蒙

劉問心既誠矣固不用養然必當操存而不失否曰誠是
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極其實決定恁地不辭失了
云誠實也存養到實處則心純乎何用養何用操存又
理更無此子來雜又如何持守
問及身而誠曰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以無
虛偽寓○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
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寓

拙賦

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狂老謨

此類天不此類地地其言也

又此類地

半甲夫西醫以意會和必也

問會云云賦曰云原會曰云

重

問又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賦云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賦云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賦云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賦云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賦云此類地曰云此類地

朱子語類卷之九十四終

